

五角大楼承认46个乌生物设施提供支持

俄计划对美国生物军事活动发起调查

环球聚焦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尤其是俄罗斯方面对外公布的证据性材料,让外界越来越多地了解了美国在乌克兰布建生物实验室的真实情况。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国方面也“挤牙膏”似的一点点承认在乌境内生物实验室的存在。本月9日,美国首次披露在乌境内有46个生物设施,远远高于去年公开承认的26个,也高于此前俄方的数据。

披露确切数量

本月9日,美国五角大楼发表声明,承认过去20年,美国向乌克兰的46处生物设施提供了支持。

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这46个在乌生物设施包括实验室、卫生设施和疾病诊断机构。美方还声称,与乌克兰的合作是为改善乌“生物安全”以及“人类和动物的疾病监测”等问题。

声明中还称,美国提供的所有设备和培训一直遵守美国、乌克兰法律和国际法,有时会与多方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世卫组织。

“今日俄罗斯”指出,这是美国国防部首次披露政府在乌克兰支持的设施的确切数量。

长期以来,美国以医疗合作、卫生防疫为名在全球布建生物实验室尤其是高等级病毒实验室。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再次引爆这一话题,而切入点就是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

根据美国方面2021年底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提交的文件,美方在乌有26处实验室等合作设施,归美国国防部直接管辖。但据俄方数据,位于乌克兰境内的美国生物实验设施已经有30个之多,约占美在全球布建的336个生物实验室的十分之一。

面对俄罗斯方面提供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承认向乌克兰的46处生物设施提供了支持。

分析人士称,美国生物实验室的目的并非如五角大楼所说得那么简单。



图为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的吹风会上展示的美在乌境内开展生物军事项目的相关信息。

转移实验设施

俄罗斯已多次表示,有证据显示,美国设立这些生物实验室的目的绝不是向民众提供援助,而是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研究病毒传播。

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方三四月份在乌克兰陆续发现30多处生物实验室。虽然被发现时,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实验设施、对象已经被转移,但所有这些生物实验室都是依照美国国防部的命令运行。从中缴获的文件显示,2月24日当天,这些实验室收到命令,“紧急销毁”鼠疫、炭疽、霍乱及其他致命性疾病的病原体。

今年3月,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曾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将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

另据俄媒报道,乌克兰基辅一病毒实验室首席研究员纳维代科承认,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政府命令该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销毁所有特别危险的病毒”。

纽兰及纳维代科的表态,无疑让这些所谓的生物实验室的军事属性更加明确。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俄方在马里乌波尔发现一个霍乱菌株数据的收集和鉴定中心,还在顿巴斯发现两个2020年运至此处的移动实验室。

扎哈罗娃强调,变异禽流感病毒对人类致死率比较高,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专家为此牵头研究了东欧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间鸟类、蝙蝠和爬行动物的迁徙路线。

发起国际调查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只是一个缩影,此前,俄罗斯方面曾公布两张对比地图,其中一张是美国在全球建立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分布地图,另一幅则是近几年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暴发危险疾病以及病毒蔓延的始发地分布地图。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两幅地图所标地点竟惊人地相似。本月19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

秘书涅季克托夫指出,将美国的秘密实验室位置图与各种疫情暴发区域图叠加起来看,就会发现众多让人疑窦的巧合。

针对美国的做法,俄方决定发起反击。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乔夫表示,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证实,美国和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对此,俄计划在联合国框架下倡导发起相关国际调查。俄国家杜马副主席雅罗瓦娅表示,美国和乌克兰5年来在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提供了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俄罗斯计划启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机制,对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开展调查。涅边贾表示,俄罗斯继续收到证据表明,美国国防部正在与俄罗斯西部边境接壤的地区开展具有秘密军事性质的危险生物项目。“这不仅对我们的国家和该地区构成现实威胁,由于生物威胁的跨境传播特性,对整个世界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涅边贾强调。

俄媒报道称,如果俄乌冲突不是到了现在的阶段,不是面对大量的证据,美国何时会“承认”其在乌克兰的大量生物设施?更进一步思考,美国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其“敌对”国家周边,又部署了多少类似的生物实验室呢?

据公开数据显,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但因其长期以来拒绝《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使得这些实验室建立的目的、实验内容无从查起。俄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指出,自签署化学武器公约后,世界各国都积极加入到反对生化武器行动中来,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违反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美国一直存在在化学武器库。

俄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去年4月就曾指出,美国在境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地带,并多数打着“卫生防疫站”的名义。在过去的若干年间,美国“卫生防疫站”所在区域传染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包括非洲猪瘟、2020年7月中亚地区暴发的新冠肺炎等。

从26处到46处,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究竟还隐瞒了多少?究竟利用生物设施在干什么?美国政府应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的松永真菜和长女莉子不幸身亡,9人不同程度受伤)受害者家属松永拓也表示,“怀有恶意反复对他人进行诽谤中伤的行为属情节轻微而不入实刑是错误的”,面对网络社会,加重法律惩处力度正当其时。松永进一步强调,“加重对酒驾和开斗气车的惩处力度后,起到了抑制效果,侮辱罪也一样,只要严格执行,形成社会共识,就能对网络暴力起到震慑作用”。

在另外一起网络暴力案例中,日本一名女子的孩子(出生9个月)2014年在宇都宫市某寄宿保育机构死亡,事后这名女子为查明孩子死亡原因求助网络,却遭到了“不就是为了赔偿金吗”“是父母的错”等网络攻击。“不能对恶意指中伤行为纵容放任,只有被受害者知道有多么痛苦。”该女子在主张加重惩处力度的必要性时谈到。

宇都宫大学共同教育学部教授川岛芳昭表示,一方面,国家对网络诽谤中伤的惩处力度不足,另一方面,也应当加强对教育的重视,提高公众对诽谤中伤危害的认知。

尚有不足之处

日本社会在对此次修法惩治网络暴力的效果表现出期待的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措施仍然存在缺陷,制止网络暴力效果有限。

专门研究涉网法纠纷案件的律师深泽谕史认为,本次修法尚有不足之处,如在涉及受害者民事赔偿、锁定加害者身份等方面仍有必要继续完善。

法律人士认为,网络暴力多为匿名方式,由于网络服务商对提供网民个人信息持消极态度,这给警方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特别是如果涉及与境外网络服务商的沟通协调,难度更大。有警方人员直言,“如果网络服务商不配合,修法的效果就有限”。今后,如何促进网络服务商加强对警方办案的协作配合,将是打击网络暴力犯罪的关键。

但有意见认为,为今后能够顺利执法,有必要进一步对惩治网络暴力行为制定更为具体、细致、明确的标准和规范。

日本参议院通过《刑法》修正案

网络暴力犯罪量刑标准提高

□ 本报记者 苏宁

为加大对网络暴力犯罪的惩处力度,本月13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刑法》修正案,提高了对侮辱罪的量刑标准。社会舆论期待,此举能够抑制网络诽谤中伤等网络暴力犯罪行为,净化网络环境。

提高量刑标准

根据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对侮辱罪的量刑标准由原先的拘役30天以下或罚金1万日元以下(约合人民币500元以下),提高至有期徒刑1年以下或罚金30万日元以下(约合人民币15000元以下)。另外,诉讼时效期限也由原先的1年延长至3年。

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修法的缘起是2020年发生的一起网络暴力案件。2020年5月,22岁的日本女子职业摔跤手木村花因不堪网络诽谤中伤而自杀。然而,悲剧发生后,仅有两人因犯侮辱罪受到起诉,但处罚措施仅是区区9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50元)罚款。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处罚措施过轻。以此案件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研究修改法律,加强对网络暴力犯罪的取缔,避免悲剧重演。

除提高侮辱罪量刑标准,此次修法还延长了侮辱罪的诉讼时效。法律相关人士分析称,网络暴力犯罪往往匿名实施,调查取证、锁定目标、确认身份存在较大难度,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诉讼时效过短,可能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无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事实上,木村花案件中就因为超过了诉讼时效而无法对另外5名网络账号持有人提起诉讼。本次修法将侮辱罪的诉讼时效延长至3年,为警方查案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

结合此次修法,日本有关法律专家也提醒,侮辱罪与损害名誉罪有所不同,损害名誉罪的立案一般



图为议员在日本东京国会参议院出席会议。

(资料图片)

需要有具体的诽谤内容,比如在网上散布“某某与其上级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等谣言,而侮辱罪对违法犯罪的情节认定更为宽泛,门槛更低,比如类似“去酒吧”之类抽象的辱骂中伤行为也可能涉嫌侮辱犯罪。

网暴犯罪多发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网络诽谤中伤等网络暴力犯罪呈多发态势。据日本警察厅及法务省的数据,2021年度全日本网络侮辱犯罪共立案38起,对涉嫌侵犯人权的网络留言开展调查1736起。由于诉讼时效延长至3年,预计今后网络侮辱犯罪的立案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

记者传真

□ 本报驻韩记者 王刚

日前韩国新任司法部长韩东勋正在推动将适用《刑法》年龄降低到12岁的方案,法务部也已经成立专班准备提出法律修正案。不过,多数韩国司法界人士认为,鉴于下调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争议太大,未来要落到实处恐怕旷日持久。

低龄犯罪日趋严重

根据韩国法务部的统计数据,在最近5年韩国所有不满14岁的“违法少年”(2.2220万名)中,满13岁不满14岁人员占比高达62.7%。特别是杀人少年犯,9人中有6人是满13岁不满14岁。此外,比“违法少年”更高层级的“犯罪少年”(满14岁至未滿19岁)中,犯下强奸、杀人、放火等严重犯罪的比例(以2019年为基准)达到了5.5%,比10年前增加了两倍左右。对此,专家们大多认为,韩国青少年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正日趋严重。

韩拟下调刑事责任最低年龄至12岁引争议

考虑对低年龄严重犯罪行为采取刑事处罚。

下调与否存争议

韩国《刑法》第9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明文表示“未滿14岁的人的行为不予处罚”。这一规定自1953年颁布以来一直没有改变。韩国社会一直有是否应该降低刑事处罚最低年龄的争议。

韩国法律界普遍认为,关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在2000年代宪法法院已得到认真讨论。2001年发生了一起六年级学生用石头殴打一名一年级学生后对其进行侵犯的恶性案件,但法院判处加害者“无罪”。这引发受害人父母请求宪法法院审查《刑法》第9条是否违宪的风波。2003年,宪法法院的法官驳回了违宪申诉,但当时大法官全孝淑提出了补充意见。全孝淑表示:“人类身心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犯罪的低龄化、严重化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原本定在初中一二年级

的14岁刑事责任年龄,已经到了可以讨论是否修改的程度。”

反对意见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一种“简单疗法”,将少年犯罪问题的责任简单地推给未成年人本人,而不是社会。

多个律师团体发表声明称,这对预防犯罪没有多大的效果,没有依据证明提高处罚力度就能遏制少年犯罪。

韩国执政党内部也提出要慎重思考的立场。国民力量党发言人朴敏容表示,“现在人们逐渐向处罚万能主义倾斜,而不是将少年犯看作没有太大影响力的社会边缘人群,但处罚不是万能的,可能会导致更加残忍的犯罪的恶性循环”。

修法通过尚需时日

韩东勋6月8日在每周常务会议上下令审查能否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后,法务部下属各部门立即开始相关动作。韩东勋次日就推动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原因表示,这是“为了保护国民免受青少年残忍犯罪的侵害”。韩东勋说,只有强奸和强盗等凶残的犯罪行为将遭到处罚,其他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仍维持目前的标准。

6月14日,韩国法务部对外表示,已启动下调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的工作组。工作组组长为法务部政策企划团长,法务部检察局、犯罪预防政策局、人权局、矫正本部等有关部门参与工作组,并商定尽早制定下调触法少年年龄标准的法律修订案。下一步就是确定触法少年的犯罪严重程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可以防止犯罪再次发生,是否有助于未成年人违法人员回归社会、国民舆论方向、各种科学统计和证据等。

目前下调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仍面临强大阻力。针对外界的质疑,韩国法务部表示,轻微犯罪还是像以前一样根据《少年法》进行处分,而只对部分残忍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同时将综合研讨论防止大量产生有前科的青少年,将处罚对象关押在少年监狱而非成人监狱进行教化以及预防少年犯罪和防止再犯等的对策。

国会山骚乱听证启动 美国党派缠斗加剧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本报记者 吴琼

日前,负责调查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启动一系列公开听证会。一名委员会成员说,他们已掌握足够证据,可以让司法部考虑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前所未有的刑事起诉。专家认为,民主党人想要通过公开听证会加强国会山骚乱与特朗普的关联,同时提振自身中期选举选情,但共和党人不会善罢甘休,两党缠斗料将加剧,美国社会撕裂不断加深。

据美联社报道,委员会成员们在听证会上陈述他们反对特朗普的理由,以表明这位前总统如何不顾多名顾问的不同意见,坚持宣扬他关于选举遭操纵的虚假说法。

报道称,更多证据将被公布。这些证据将表明,特朗普和他的一些顾问如何投入“巨大努力”传播虚假信息,向司法部施压,要求支持其虚假说法以及敦促时任副总统彭斯不承认州选举人票,阻止确认选举结果。

议员们表示,在听证过程中,他们最重要的听众可能是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加兰必须就司法部能否以及应否起诉特朗普作出决定。

委员会成员拉斯金表示,无意裹挟加兰,但是委员会已经开始对特朗普可能违反的刑事诉讼进行梳理。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说,希望司法部“调查声称特朗普存在犯罪活动的任何可靠指控”。希夫说:“一旦司法部积累起证据,它需要就是否可以向陪审团证明排除合理怀疑后特朗普有罪或其他任何人有罪作出决定。但如果有任何证据,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调查,我认为确实有证据。”

对此,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国会山骚乱事件是为了阻止他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特朗普上周一在一份12页的声明中说:“这只是为了阻止一个在所有民调中都领先的人的再次竞选总统,我在对决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时都以很大的优势领先。”

特朗普称:“我在民调中领先的原因是,民主党人造成了创纪录的通货膨胀、飙升的油价,在能源上依赖对手,教育系统陷入危机、非法移民入侵我们的边境,供应链损害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父母买不到婴儿配方奶粉,强制令削弱了企业,我们的生活方式被政府监管摧毁。”

他表示,设立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是民主党人改变一段失败的国家历史的绝望尝试,他们希望本月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能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失败的前景。他还提到,民主党人此前试图利用“通俄门”调查扳倒自己,调查报告却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并没有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通俄”,而现在民主党人试图再次这样做。

此外,特朗普声称,国会山骚乱是美国人试图追究官员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涉嫌犯罪活动的责任。他称,美国正在被摧毁,正在衰退,而民主党人知道他纠正这一切,但他们在尽一切力量阻止自己。特朗普还坚称,他和他的支持者不会被阻止,他们必须“拯救”美国。

据此前报道,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一批支持特朗普、意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会大厦,导致当时正在认证选举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被迫中断,这一事件造成包括1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令全球震惊。

专家认为,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着美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分裂达到新高,对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形象的国会山骚乱进行彻底调查原本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从一开始就充满党派斗争色彩的调查注定难以客观公正,反而进一步凸显两党的分歧和对立,加剧美国政治社会的撕裂。

受此影响,不少美国民众对2022年中期选举乃至2024年总统选举前景表示担忧,甚至对美国选举制度和民主制度产生怀疑。美国民调机构舍恩·珀珀曼研究公司去年12月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存在灭亡危险,其中18岁至29岁受访者的担忧情绪最为强烈。同时,31%的受访者对中期选举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不抱信心。

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极左、极右群体仍然拒绝相互妥协,美国将继续在不同政见者相互仇视、攻击的分裂道路上前行,政府运作或将因党争陷入瘫痪。